



江戸繁昌記

二篇

酒多 教 葎 葎 神
篋 氏 鋪 墨 取 街 魚 廿 生 石

76
3162
2



信
1893

門 7 6
號 3162
卷 2

天保五年 新守 鐫

靜軒居士著 二編

江戸繁昌記

克巳塾藏板

江戸繁昌記

靜軒居士著

今之太平開闢以來未之有也江戸繁昌開
還未之有也太平時運繁昌氣數天盡才為地出傑
為乃民之聰明稱儒人而為國之師表民之矜式者
斗筭際焉聖經析其微賢傳提其妙諸子百家校異
正偽事記之言纂之可謂備矣何其儒人盛乎居士
誕生幸遭文運盛昌之時幼知讀書長識為文在恨
生資昏愚好讀書未能一行修之於身也好為文未
能隻言合之於道也則何面亦稱儒猶售此偷生者
以口無糊故爾豈其素志耶客歲病窻之暇記繁昌



記數本一噓頌之朋友不意早已傳播人間一友人
來告曰世責人無已且不知子非儒也咸言是豈儒
人口氣乎然居士也者飄然一浪人固非儒者也非
師表者非矜式者而且其無求于世世呼子為牛亦
可矣為馬亦可矣可也為犬為局其數々且經史百家
世有聰明非子之分也弟其續之後之覽者因院府
求之繁昌見開闢來之太平讀開闢來文知開闢來
人不亦可乎居士哂曰諾記此為一編

混堂

曉天猶昏早和鴉聲連打戶去喇々々啞々々

喇々々啞々々喇啞喇啞高聲急呼曰天明矣須起伴頭
疾開伴頭伴頭失寐乎伴頭已死乎深伴屎伴糞雜
嘈々未幾一人揖一人曰大家爺早起今日好天氣
曰諾昨日葬送道路殊遠一同疲困臨歸偶失君等
至家無影想亦向深川地方去曰何然矣靈巖寺側
有外族在久無音信恰好少取迂走彼方如何然決
不然矣曰休陳我以吾黑眼已洞見了伊勢伊勢錦
久共衛者
亦欠老人氣不愧年紀誘引弱冠真不好事真不好
事如昨日新鬼真明大人都俗呼有為者
謂大人現今家財並一生
所聚千金地面已領三所然平生所為非謂面真

明大人君亦將壯トク早々為地一人顧左右則驚曰開
矣二人相與駭而衝入魚鱗雜襲浴客接武武壯氣未
除欠且撫トク睡者頂安手中挾抱浴衣者裂口而使揚
枝者寢衣而不束帶者鼻薰燭烟者蓋有事トク夜也
懷中伴餘頭額若重者猶帶宿醒也喉中未下翕肩上下臂者
爪瘡癢也摸索懷抱者捫トク蟲兒也攜兒往扶命至混
浴雜淥頭搶陰囊尻上眉額脊與背軋脚與脚交冷
物相報浴室內通請怒互稱田舍人通語彼唱南無彌此
念妙法蓮華南無阿南無妙伴頭甚恐人成佛於此
室內有聲高唱曰候君候君在蚊帳外丁鐘報曉女カ

心豈悔清聲更高曰竹分碎雪雀兮苦飢曉寒侵骨
如奈遣婦曉湯易沸訴熱兒啼便鳴板壁呼水送カ溲
好熱者憤焉出曰叱トク敗矣好湯頓成曝トク療
混雜崇朝飄風漸止暫時客罕伴頭始就朝食既而
女湯亦幾展音珞々金振玉碎橫坊聲妓左襄紫裳
新道外妾斜垂碧帶紅妙粉妹連トク爨婢並就伴公買
糠袋笑語喧闐湯中湧一派波一浴而出皆在外板
上澡焉雞卵脫皮皓顏拭紅也白蓮灌連玉臂剔粉
也可惜瑠璃露江戸水並區一洗滴餘香想トク潛水漲臆
真是一面溫泉宮聞往時男女同浴混雜無別及

賢執越公停止令別可仰今人浴別湯者浴公之
餘澤也且短製犢鼻稱越中者古來有之然世誤為
出於公之意要亦歸於德耳儉哉德也然而無知
細民不止長之或至皺紗絹帛結紫紆紅雖陰囊一
身之命脉陽莖一生之要用哉襲此用之居士私恐
囊裂莖折姊仰妹髻曰誠佳令誰為之曰那阿清耳
少顫頭曰彼手成僻髻根緊急言不終偶向男湯裏
傾着耳朶曰亦例聞源太誠厭何無一人唱河東
一中各曲隔壁有聲詞曰可悅奈初見翠被伴君宜邊
從他明朝乘一味野情促嘉期却向枕邊引玉臂

全除業氣自知痴清音宛轉中忽挾濁音曰返魂兮
返魂香名畫如有靈可憐之一隻語一聲令聽之聲
大賚歌曰松固不落綠為薪櫻與梅誅燒始知衛士
火庭燎今夜與君來甲怒乙曰用湯姑徐我頭非
誕生仙洗然一怒聲頭過密啾音寂矣適聞湯中自
然有聲湧上蓋人放屁耳外面浴客位置占地各自
摩垢一人擁大桶令鬻奴巾背一人挾西兒慰撫剃
頭弟手弄陶龜與小桶兄則已剃在側板面布巾舒
卷自娛就水舟嗽因脫窺板隙蓋更代藩士滌泉宮在目前
不海不窺
踞隅前盤洗濯犢鼻可知曠夫男而女樣用糠精滌

面恐剥皮 鐵面何憂人而鴉浴一洗徑去有物紙板青蛇曝鱗包頭

觸桶玄龜縮頭醉客噓氣熱柿送香漁商帶臙乾魚

曝臭一環臂墨若有所掩滿身花繡似故示之一撲

振衣不欲受汶汶也赤裸在側惡能浼乎浮石摩踵

兩石敲毛披衣剪爪乾身拾蟲光頭一箇乾々洗滌

更向頂上倒一桶水一人從傍絕叫曰快矣相視大笑

午未之際伴頭倦昏嗒焉坐睡南郭隱几模樣可想

賓頭盧屨被來客撫樓上又有一南郭賣茶菓茶漿

不出山本山茶名上或煎麥湯饅頭羊羹糝品糠種陳

紅綠雖非精製比扭金阿市並兼子名之前日亦有餘甘

万能無並兼子名相撲膏藥連楊木齒粉滿箱貯之失物

須自戒决不許晝寢茶子半錄並署在于壁間裸々一塊

相依圍碁子聲丁々喧嘩爭道傍觀羸ハチモクヲ着當局喫

一迷東南風急矣立後邊助聲者把キタタ畢キタタ丸放在他頂

上裸々並卧手翻春畫本看到妙處或不能起青蛇吐舌裸

々團索泛食紅綠伴公甚恐他繆シラ筭數一裸叟吹烟

而坐引頸下窺指着梯下一人曰伴公不看乎可惡

那亂用湯水者鄰家野郎也夫水也者五行之一亂

用之而可乎人間一日無水火則死矣豈可不慎用

叩_レ一_ヲ知_ル万_ノ人物如此推知其不惜金其不戒火將說
 出一條理窟來伴公仰面指示壁間題額訊_テ叟曰僕
 未_レ審_モ額面文字所謂俳句邪抑狂歌邪叟曰俳歌是
 也狂歌俗稱曰不知有何風味曰似而非者究竟無
 趣不是唐人寐語_ヲ日本人寐語耳都俗謂難解者曰唐人寐語世有不可
 解者為_レ之自稱大人大人所以為大人全難理會公
 亦不可解人自己所有而不解為何可嘆哉公職冗
 自今少讀書曰如何及此僕欲學唐樣未暇請問當
 今誰為能書曰所謂烏賊世間皆是也孰為能書指
 頭結字胸中不立文字並達摩門人且書足記姓名

拙筆集
宗此語

為此不如為彼公少讀書伴曰聞近有千筵間
 善作一大字者不識何如叟笑曰學屠龍者學得無
 用此亦一段不可解事叟自進藤不省火頭覆烟墜
 藤頭叟惶遽眾失笑

際晚混雜復沸吊燈晃々真如白日猶備偷兒中央
 又設一高床更出一南郭左顧右省為撮_ル蚤之眼碎
 靈竹返魂香枕邊之臂松不落綠曲同音異音同節
 殊時揚_テ関聲挾_ニ以邪許聲水濺桶飛山窟將_ニ頰_ヲ方_テ
 時也湯滑如油沸垢煎臧衣帶狼藉莫脚容投蓋知
 蟲與蟲相食女湯亦翻江海乳母與惡婆喋々談大

娘與小婦聒々話飽罵鄰家富貴細糸伍間長短訕
吾新婦訴我舊主金龍山觀音妙法寺高祖併說及
其靈驗鄰家放屁論無遺焉既而柝報甲夜爨奴早
向槽底脫納數客闌入伴頭急止曰既已漏矣客曰
大敗事沈吟而忖一日兩浴三錢費糠好熟者喜温
者瘳寒者貪淨者千磨百剔除汚放光而孰能洗心
湯盤銘曰苟日新又日新庶幾都人併心滌之六根
清淨

混堂或謂湯屋或呼風爐屋堂之廣狹蓋無常格亦
畫一堂作兩浴場以別男女戶各一當兩戶間作一

坐所形如床而高左右可下監此而收錢誠事者謂
之伴頭並戶開牖々下作數衣閣牖側構數衣架單
席數筵界筵施開自闌至室中霑之間畫作板地為
澡洗所當半通溝以受餘湯々槽廣方九尺下有竈
爨槽側穿穴浮湯送水近穴有井輓軋上水室前面
塗以丹雘半上牖之半下空之客從空所俯入此謂
柘指口牖戶畫以雲物花鳥常鎖不啓蓋蓄湯氣也
別蓄淨湯謂之陸湯爨奴秉杓謂此所曰呼出以奴
出入由此也奴曰若者又曰爨助今皆僭呼伴頭
者流借字
先生秉杓者曰上番執爨者曰爨問日更代又蓄

冷水謂之水舟浮斗仕斟陸湯水舟男女隔板通用
 焉小桶數十以供客用貴客別命大桶且令奴摩澡
 其脊乃觀其至伴公析報客每五節投錢數緡勞其
 勞云堂中科目大畧如左曰官家通禁可守固也男
 女混浴之禁最宜嚴守須猛戒火甚兩烈風收肆無
 期老人家無子弟扶浴謝烏病人惡疾並不許入且
 禁赤裸入戶附手巾單頰者日月行事白

聞近來妓館亦貯清湯藥以香水釐以珠玉佳麗香
 潔以待遊客本是不潔淨所恰好用潔洗其不潔但
 謳云報言挿紙墜闕拾去戴來還挿來此手不潔

洗直撮佳散直舉杯不潔可證古衲一休言曰男女
 之樂抱真骸耳此手豈不臭上加臭乎然人之惑溺

亡家於此手墜身於此手此手可畏冶郎戒哉多有手段
 異於彼二三子與接嫂之手誤死此手死道路哉焉
 得大葬弗得令小子答手也

酒宜浴後之渴食宜浴腹之虛乃烹家亦滴之而香
 棟玉餐與彼競美々味香温使人體痴口呆是所謂
 素封恣飲食之蒙然或聞士而嗜珍味也大夫而好
 佳温也私買其味私訪其温顧可羞哉猶且舉辱誇
 人曰某亭嘗異某樓試香不知為有識笑哀夫如居

士則宜嘗矣而弗得為宜試矣而弗得為奈無錢何
前人所謂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適者是也此之不慚
哀而徒哀彼可哀之人意亦為彼可哀之人所哀吾
可哀也香棟玉甃繁昌都內所為勢固可然更有一
浴湯又湧大都會開熱景溫泉是爾千壺万甃破千
里溝穿之溢之豈不妙而便乎都下病客坐浴於千
里之藥泉亦霑太平之餘流也居士素好溫泉嘗言
恨江都內無一所湧溫泉今而思之或有一拘千金
亦復為素封家之物居士欲浴沒世得乎鹽窰賢寒
燕室取溫思是終身得者

手中最低六十八錢雖貴不過一百餘錢蓋常值也
長二尺有五寸治遊子弟或用三尺妓館烹家並供
其家中頃者予見人袖好染手帕訊之曰值若干銀
且其人言精緻良染雖居士有目可認試握之予乃
謂此拳之手中物無物輕軟之妙口不可言獨知
之於心耳居士笑曰手中用此拒彼其手何如手則
可畏巾則可惜

居士前年住谷中三浦坂下家在藪澤間地鄰櫻津
劇街嘗有句絲竹聲和猿鶴聲側近風俗之惡可知
然衙門外每且見一孝男扶負老父往混堂感激藏

懷後李蹊知章等至談及之得詳孝子通稱斧其
父老病不能起然喜浴倍他日以故每晨負往澡摩
淨潔至父快云而止風雨不怠予不覺感泣乃贊曰
泥裏君子糞中水仙一客見予感激不措請使予貽
一言益勉其孝養即同春山文齋各賦一絕且為之
序緣一客轉遺春山詩云日邊桃碧雲間杏都向春
風鬪衆芳窮谷誰思秋冷處五蘭花葉放幽香文齋
云竭力詳心養老親出天孝義感天神白頭不是窮
經客可比孔門負米人當時居上心期庶幾異時
官賜褒之日或為之證而予無幾移家卒不與孝子

接一言而去折指三年丁今夕不復知孝子孝益進
乎老父尚無恙乎官旌孝乎神福之乎否今日轉
筆至此偶動前日之心因贊記焉

散樂 俗謂之散

世旅况夢中思遠行萬里無程期箇這蜀中人民
盡生者

羣生曰我在人間未嘗奉佛安閑送日實多聞楚
有高僧現住某山念一來聽身後大事今乃急步

來 口中言急脚則極緩

回顧故天遙々已遠山復山川又川雲栖昨日暮水

泊今日暮，早已到着邯鄲。

盧生見統曰：所聞邯鄲枕，此是歟。

夢宜試，應天公賜日影未殘，假寐少時。

盧生起使者出，曰：請起受勅。曰：不知何故。

寤，王遣使，讓位。盧生偶然登，昨不審其情。

使者曰：想君自有此福，請速上輿。

輿煥發，原不乘，慣善意，真如向天津渡，雲棧何省。

時之榮，終屬一夢之幻。樂哉！王都風色，麟閣阿房。

映射交光，丹墀玉堆，繡戶風香，人麗夕物，燿燿雖遊。

彼寂光土，安如此樂，且康。

至此居士張因坐睡，耳邊唯聞洋洋之音，久之氣蒸，則亦適見盧生作夢覺狀。

盧生夢醒，恍然而起，五十春秋，歡樂已矣。三千宮女，

絃歌之聲，化為一道松風，數百宮殿，佳麗無跡。身在

邯鄲客舍中，王位榮華，千歲之壽，皆是黃梁一炊空。

南無三寶，南無三寶，思之是枕，能教人出離。羨蒙。

傳曰：神某尊為俳優，記本載。皇極帝四年，中臣

銜連教，俳優某解蘇我臣，佩刀事俳優，名亦舊矣。後

曰：散更曰：猿樂而田樂者，由猿樂出。俗說田申，當申即猿盛行於

北條氏時，至足利氏鹿園，慈昭二公皆好猿樂。伶

工親世氏於是乎出，而猿樂復盛。田樂遂衰，寬正中

觀世氏舞猿樂于紂河原是為勸進能之權輿爾來
續行不絕之於千載之今且今而今而三綱五常外觚而
觚者除此天下無復有焉亦清世餘事繁華一具天
保元年秋觀世氏設勸進樂場于幸橋外演戲百曲
限以旬日鼙鼓龍笛以鳴太平予來觀值弟十一日
樂名一曰邯鄲二曰土蜘蛛三曰雲雀山四曰鉄輪五
曰蠶觚不觚士不士高不高儒不儒世皆然矣而千
古一日覽古於不古中者不亦妙乎然既已古矣不
復甚上今人眼觀者多倦因知儒而儒者亦不上今
人眼

天保二年秋猿若勘三郎繼世踐坐照例作古演戲
陳古什具予不往戲場者廿年于今然聞其古字也
觀之觀欲試一觀而適遇一賞古客之邀因得觀
焉戲臺一面作散樂場人亦散樂也物亦散樂也既
而伎則鼓声笛音皆澁且低更雜以三弦似而非
者終不得為散樂也始覺前日之睡可惜初陳古器
數色錦綺爛燦裝匣先揮居士遠在聾樂棚不能細
審其為何物纔認官所賜金麾而已今團十郎白
年纔可十歲許一拜一白詳演說故事然稠人中無
少虫色声朗辭達可謂市川氏有子成立可想嗟嘆

而歸寬永元年中村氏戲場開基續行者二百餘年
其家相繼今至十二世云

葬禮

一氣蒸々生々之理千古不竭千彙万品方死方生
入機出機為人為馬一閭伍中左次平翁巡四國為
孫狙老聃指此謂之衆妙門孔子由是而出焉叔伽
由是而出焉柳原夜唱出自是吉原名妓出自是大
福餅師出焉煨薯蕷史出焉一莖百金万年青世人葉芳年青
四錢一束小松菘トキイモ並由此出而為十々万々色則不
知今生封侯前生何所馬骨安知今日靜軒居士後

来不何邦而為太平豐富皇帝然馬骨之與封侯有
辨焉辨豈無因乎哉嗚呼普天下惡書生彊為善而
已出于爾者及于爾勿道魂魄歸天地而已積善之
家有餘慶聖人言焉東隣喪親西舍舉子呱呱哭々
南北互和小塚原火人場常不絕烟回向院投葬壙
骸骨積薪八方郭門日出幾百葬然而今之繁昌口
數歲增則可知生息倍死穩婆繁昌可從知也士大
夫葬儀國有例典家有所受非作者所得而知也
庶人遇喪懸簾旌凶伍家匍匐弔客便往踰日而葬
殯祖無就遠之漸棺槨從家之貧富喪主以下總

大功之親儀服帶孝剪紙束髻豈括髮遺法乎編笠
在首豈免經遺樣乎燈籠揭書蓋照幽路之意也知
生者知死者畢會于葬其日幹人先走寺張懸紙于
門書曰某街某氏功德院也和尚喜可乞兒羣迎僧往既
而強飯數桶連土瓶茶碗車載輸來幹人此為期上
本堂位置靈具書記執筆對簿早有送客先靈他至
或在通名去或有一人而數名者既而柩往昇之上
堂置于兩楹間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挾楹而坐楹
內兩邊傭僧羅列鳴鐘誦經和尚警咳徐徐出來從
容向柩舉拂而謂曰夫惟本是何所馬骨今逆復向

何天將巡四國為狻狙耶將浮江河為蛇鱸耶鱸乎
我能噉若和尚元不嫌糲拂一拂曰去來何所在在
薯一竈烟鳴賓主以次拈香事畢矣延客側室主人
稽顙而拜獻茶供飯一時混雜梵娘幹事賓皆袖飯
而出舉投之乞兒昔者齊之繁昌有墻間肉以養一
妻妾者予謂千古一人而已矣何意今世亦有其人
閱是日也參幹人中左接右應駿走執事便目所注
手所觸強飯茶碗連土瓶抱之遂逃於混雜中然道
路之言安知其果然否亦弟足以推此都繁雜耳不
義之祿墻肉也爾不義之錢強飯也爾墻肉之生不

如死也強飯之生不如葬也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鯁則無禮而可殽則無義而可乃至於不知仁義
而謂儒也則不可矣藉虎威即狐爾非人也矣設狸
術即狸爾非儒也矣與狐狸而生無寧為鯁而悅和
尚之口乎山鯨煨薯悅口者猶有數世或有欲儒葬
者曰願死不受佛氏引導思其人生果有儒行乎生
無儒行死用儒葬不亦戾乎以六投於投壙之費少
事約而可也且夫今佛氏不佛氏識淨土者蓋少矣
居士夫惟真如月明和尚之德不明受之同於不受
又何難哉且人為墻肉強飯之生雖受明僧之引豈

得到西方乎

去歲者秀佳路考二優同時駢死泣天哭地兒女為
毀僉言如可贖百其身及葬四方來觀棺槨之美衣
衾之麗弔者大驚蓋有力者為之資也居士聞之仰
天大息何也曰前者吾友齋藤氏陶泉先生死家無
餘財不能舉尸桐棺三寸纔獲之於貧弟子貧朋友
之手嗚呼哀哉先生名誠字子明賦性孝友意氣爽
邁交友先施以厚接人青天白日毫無虛設甚有古
豪傑風然以無狐威狸術故不獲有力之助一生貧
困飲志而卒惜矣哉橋園先生祭文略曰君之在世

知雄守雌毀譽不苟言孫行危恂々翼翼鮑居芝
誨人不微訓導無私貨色弗顧權勢弗覩獨所樂者
吟哦壺卮醺必佳句頽脫巖々盡情極致可以解頤
曾不存稿無意後貽零紙千片雲飛風吹欲輯成編
亡羊問誰予每遇先生輒相共嘆之而先生嘗謂予
曰人之於世生死並不可不借有力之資也泗上之
菲蓋六依有力之子貢不然也何諸子揖去且梁山
將崩曰賜爾來何遲此亦一證居士拍手曰心喪亦
子貢之斷其主喪也必矣且肥馬之子爲志此亦有
因思使子路在必愠然非典敝緇袍力之可能也

則想應與原憲皆逡巡有愧於子貢先生笑曰想然
矣夫聖人猶依有力之助然則欲不依有力而立名
欲不入官儒門而下祿難矣哉

夫子曰與其易寧戚然孟軻氏云君子不以天下儉
其親遂使天下後世盡失之於易何言之過哀戚不
至衾美耀人不亦乖乎得爲而爲可也何也人之資
不得之爲不愚則狂聞近者都人爲其所愛優巖巖
相競數百一連結社醵錢捐此助其聲勢俗謂社曰
連何連誰連各建其號乃至貪不能一時辨金者壁
間懸筒每日課咸若下錢抑何功德與神祭佛塔課

造營錢甚相類為困聞連愚相約刻日買越後舖綃
帛揚言今日為憑某買多錢善買以多為勝一日者
愚輩將歸天已黑矣驟見數夥羣米不通名字拋提
燈數百而去訊之則亦出於為優某愛其所愛之為
奇哉事也嗚呼此土而有此愚此愚而為此奇此愚
之多此事之奇此都繁昌可以知焉

神明

神明亦南郭一繁昌社也一坐戲場數棚觀物揚弓
肆冶郎院連演史落語所縱橫圍社一夥士人一夥
僧侶林箭雨幾幾手爭巧幾彼有的以祈爾為蓋以

酒贈也其客台手不如娣左手之巧只見纖手挽起
紅袖觀音一臂娣娥代夫拍弓摘箭看括于鼻以幾
香頰又添着一捻醫痕來弦盈羽飛正是秋月行天
流星落地絲々林々鏑去羽沓百發百中舍矢如破
早已安排一乘酒散來勝飲不勝射法古例娣舉觶
付客且謂曰謝縱觀唐人俗呼與非人全主等蔭幸々今
且說唐人為下物使婢側而聽之僧揖讓謂士曰謝
口如天竺吾能談之琉球非吾領分請君略說士點
頭說出曰聞日本之南一十數百里而有島焉東西
數十里南北數百里幅員繞比我晴神眼雖大猶小

以其形似_与龍浮流故謂之琉球或曰瑠求又曰流
求記錄_二所載_一尚有數字後更_二琉球_一閩關之主_二稱_一天孫
或言我天孫其尊之子也娣容_二嘴_一曰如_二然_一唐人亦吾
親族胡不_レ剪髮剃髻顧謂僧曰主頂如_二分_一他頭髮半
彼此穩當且使_二主披_一半掛想風度何如哉僧曰你
朝_二七引_一滿一酌復說曰我保_レ元之乳源為朝入_レ海主
彼_二大威_一服其國民娶按司某妹生_二舜天_一者娣曰主長
大有_レ力可謂今為朝獨奈射拙士曰叱_二密_一焉舜天長
為按司適其國亂而舜天雄偉有_レ略半定四方遂立
為王後又大_二亂_一國亦為_二三鼎_一足有_レ年復合為_レ一娣拊

且採喜曰今日之沾_レ不_レ三則一僧笑曰此則異彼百
羨_二白中_一雖娘可得_レ烏乎

小_二斷抽_一矢威筒持筒審固覷得親切一氣吹_レ送識的
有_二響_一鯨鐘墜鬼怪雲走雷金時面前魅童送茶賴光
頭_二蜘蛛_一撒_レ絲戲具百色應響轉_レ機奇々怪々現_レ異
呈_レ變甚有_二古色_一蓋前人_二所悅_一此所以_レ外今不復多觀
焉昔者武王克_レ商散_レ軍郊射而貫_レ革之射息周末之
亂貫_レ革復_レ尚_レ孔子嘆_レ之曰射不_レ主_レ皮於戲方今太平
之久_二士人_一肆_レ貫_レ革餘暇得_レ遊_レ這戲射場內豈不_レ昌平
之_二沢_一乎

一席高宴酒酣人顛三線鼓笛並手在列婆娑長袖
煽拂紅燭翩躚輕裾捲起香塵左麾右盼東走西旋
商笛急響絲扇飄空羽絃徐按細腰倒地十六天魔
歌舞菩薩廻翔極態舞蹈獻趣禽戲蝶驚一人拍掌
一人鼓盆二人戰指在傍絕叫

夜已闌矣翠帳深下錦衾一暖酒滄香燼微音愴哀
歌曰燭火愈熾點愈昏始覺烟波湧月痕自哀鴉舟
火已暗胸中暗夜迷乾坤離別誰知冬小恨一夜江
頭欲斷魂歌畢酌仰盃澆送愁腸攬淚謂郎曰一
且盟寒不得嗣為兄弟如之何哉僕將遠歸鯉書雁

信莫惜數字假令舊府有倒破子之女乃矢八幡那俗
不易弟色明年山時儻復果來裝布帛平齋楮墨乎
烟草也茶也國產色々從弟所欲声濁舌煩郎甚不
欲聽肚裏冷笑謂朝不待夕那用來年且除黄金外
又何欲之乃口應之而耳則屬鄰隔壁有人欬歔泣
訴曰弟原上國幼父母見眷家財盡落叔父手叔
無賴欲博為生無幾財索鬻弟此境弟甫八歲他人
言天哀如何哉十一始畫眉不熾之歌舞朝晚遇督
責不欲之紅袖每夕侍床蓐親閱既多受侮不少十
三轉賣遠至此都世態未解人情未甯嬌養不慣待

客失愛主家赫怒刀針見血倒懸深上被楚尻頭喜極
在茲苦痛如何哉真地獄呵責客多閻王罕見地獄在茲
夕數客莫見匪牛頭莫逢匪馬頭馬頭苦痛孰與上苦楚肺肝灑淚
眉額上笑意思如何哉幾度環帶欲死未能靜言思
之悟六前因所有青春易老桃李將謝問花之客足
跡漸少何緣何幸今者偶受君數夕恩弟百年又誰
之依大慈心非君濟度焉得出離此穢土願早々果
約籠鳥一旦翔空山中三間栖雲眠石弟能甘心將
欲着在君傍拈香取汲一修双親追福中身後樂
地木魚樂聽疏荷何厭同利偕老庶幾了箇浮世察

語斷續一言低一言時凄風颯至珠簾捲兩增上寺
鐘一声撞落枕邊刺
有一郎少帶英雄氣上厠摸尻覺肉甚減覺無竊嘆曰
昔在玄德見髀肉生不覺流淚吾則與此異烏亦丈
夫也然學女樣豈期操戈手却照鏡鸞紅袖包羞粉
黛術媚子南夫也我甚愧世間有氣女娘以剛居柔
夫子凶也喪其資斧醫困株木覺無古人不言乎寧為
雞口無為牛後廿歲以上可嘆也哉彼梅兒者亦上國貴
公子遇家傾覆身落賊手拉來江戶將貨之然不肯
平遇杖殺世迄今悲之然徒悲其死耳兒如不死將

亦為我今日汗辱從人生不如死吾常恨不早為兒
之死也顧普世間男而不女者有幾多士也儒也亦
從人蕪張爾享物謁薦書畫乞會屈頭屈腰孰若屈
尻學問換餌斗升釣祿外賂內謁只恐其後諸侯聘
儒乎儒聘諸侯也前夕偶閱一藩客說曰吾藩一星
落便衆星拱之旋統注光西極之揭雖未上不知五
百石之牌墜何人之手想其眼張胸悻何如哉古人
泣脾肥令人泣腹飢男兒窮斯可死矣無義之仕君
子不為易其奈何然也女不爽士或其行我死方彼
志未可必為賤劣也履聲在外郎急自內咳

鏡頭鋪

史進青龍九紋翻風忠常紅炬一把揮日布帷紙障
絲面爛裝各作記識以為招牌戶內一邊具沐盤水
甕等物一邊安胡床以待來客鋪主曰親方助業者
曰剃出劇舖中央安置一箇剃櫛具匣二人夾匣而
立焉其人多蓬髮刺髻居其職然不修之於其身與
諺所謂儒者不修身醫者不養生一同輒輒初下鏡
必自左鬢先畧櫛乳髮而始行剃刀有從頂者有從
腮者客聽剃出之命頂腮全剃遂把密篋極力剔垢
索以級上餘泥更爪髮根數搔取癢客叫快遂向頂

上澌水少許，捏巾拒之。客又呼快，乃令客更自澡髮，
間爽涼，清剃生光。初擗至此，剃出主之客，遂以頭託
親方手，親方更操刀，虛剃撫以示丁寧。始施香膏，密
篋復篋，又用疏篋總會衆髮，括以假綸，又膏又櫛，終
用掠頭，緊括作髻，向前屈之，還挽寸許，出之於後，謂
之麻結。麻結有數種，曰銀杏，曰子麻結，曰九麻結，曰
知餘侖麻結，曰本田，曰他發，羊曰比加越，曰苦追志，
二十八錢從客好，雖貴客加以四錢而已。無如混堂
收五節錢外，菖蒲、冬桃、湯等別為貪錢工風者，獨
年頭剃客皆投賀錢，謂之初剃，自雖貧者投一二緡。

居士頭在
一二緡列至豪客擲數銀，劇舖銀錢積等，親方之身從好
件々，麻結並係庶人頭髮。至士大夫咸多髮，大東世
目之曰糞船東，藁乃有黔首而多髮者，人戲呼為春
画世子。大東則家有其人，非此舖所與也。聞菴舖今
在額內者九百六十四戶，中分社四十八，額外者無
慮餘二千，則通內外其數凡三千戶。舖以業繁，殿最
為差，其值率自二三百金階上，一千金云。且每舖別
遣一二人，追戶售業，謂之循篋，乃與儒者往教異經，
而同旨同音，而異功一本，剃刀一把，密篋一，垢生光
能新入頭髮，非如那一部大學一本，中庸不能以教。

入誠明率性條其舊汚者也詰且閑戶例至戊夜千
鬢萬髮頭々爭次親方腰折剃出脫脫已牌前後履
跡殊繁有仰而欠伸者有俯而坐睡者背人讀錦字
者鐻鬢照艷鏡者磨齒者食烟者圍碁者讀書者俗三
等書七頭八髮以次俟而劇談紛出猥雜亦極冷郎談
情細馮娼院之夕者叟舞口大誇戲場之古側近老
婆之美醜品類無遺焉遠方賣藥之功詎不嘗而可
辨猛論相撲勝負優評演戲巧拙某所變生乳兒某
家情死男女飛語相報異事上變速於置郵之命談
入理則及儒及佛及神道與心學不二神道別派
以而推者可謂

一場談叢矣

頑然一叟華髮肩髻赤頭放光所謂闇夜無燭可行
者五十年前之通人自身番內之學士博識自許口
給禦人客叩叟曰叟常時所說如祭時趨街糊象
乎大復晚中洲納涼繁昌秀鶴天公並優如伎絕藝想
然矣但至極繁華之今日儒隨威仗隨威者蓋前日
所無叟以為如何叟未覽儒人編號乎儼然大先生
無慮數百門塾之大生徒之繁藏書之富肩服之美
善盡矣美盡矣叟未讀先生某等所著中庸何本人
學何本乎文集未觀乎詩篇未看乎考證別垢把穿

鑿磨光一本升庵西河讓步却退歐北竹垞御指恍惚
文則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泝秦跨漢直平吞八大家
含吐吐李咳唾化為珠璣獨恨腸之錦繡不能鬻市
取利詞之金玉不得貸人占息言未既叟仰壁大笑
局々然者久之拋錘撫腮把那赤頭掉一掉曰否々
何給今乃君臣之懿文物禮制之盛以是言之所謂
儒盛者固是也子則似以儒人言以此言之豈得謂
盛夫儒也者何脩人道而已矣其教不出於民生日
用彝倫之外傳曰仁人也又曰仁人心也心之靈妙
謂之明德性之不偏謂之中曰善曰至善許多說話

要歸於欲教人為入而已便以斯文能濡其身者謂
之儒異哉今稱儒者口掉虛舌身無實行言不顧行
行不顧言矻々窮年徒極鑿說愚智為其大言壯語纔駁
愚人予以道為盛而子以人為盛人豈得謂盛乎哉
但其人多矣富矣此儒善讀書矣糊蓋此而
已觀彼輩所著述者例皆明德新民章句異同之論
不足讀也大言夫學庸之為道也在明吾明德與致吾
中和而既已明之又欲使天下之人亦明之正心誠
意者明之之工夫既已致之其效使天地自位使萬
物自育致之之工夫始於慎獨執言此是王公之事

士人之家與天子之天下同無籍兒之躬何異乎士大夫之家設使此兒明其德致其和果知其體中天下胸中天地平而且位為今儒人一有能使其明之而平致之而位者否世儒繫到此地不去理會大言之其所貨殖而辟為貨財殖焉之所好色而辟為實藏真焉之辟於詩文其味辟於飲食食而不知辟於終無幾永以辟於穿鑿無微不傳辟於俗字只言有財此有用楚國無以為寶唯錢以為寶俗字予嘗謂明德中和固非世儒所曉得而能得也庶幾教彼輩繞省察自欺慎獨之語耳此亦足矣此亦是矣大言夫天人合一天地與我呼吸一念微動即通天

感人則自欺欺天也不慎獨者不慎天也矜色張臂大言鼓舌隱心之欲私心之愧君子視之如見肺肝天神臨之在其左右豈可不畏而慎焉乎其於論孟最極穿鑿忽聞駒聲聲珥々看時乳婆惶急懷刺刀來請曰每々煩擾願酬一酬親方睨曰乳娘吾嘗見得矣昨昨昏黑在橫坊角離立密語不知談何等事其人誰也婆微笑不應而去

叟攬清泗曰其於論孟最極穿鑿徒誇談博曰某說若是曰某解如此非甲是乙臆斷折之猶如骨董店上排百貨品物菜蔬肆頭陳八百果蔬闕如存疑聖

人善之所謂博文者非穿鑿之謂也大人能格君心
非今世儒服者果有能格之之數人歟寡人有疾曰
好色五服之悅曰好貨五服之金謹對曰大王為之公劉亦然
此些疾病何害於事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曰此謀
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賦斯民賜爵貸斯商假官
與商謀之而商不辭則是可為也弟子曰願聞先生
之志曰妄者安之諸侯信之富商懷之田舍里長必
有學問如吾者焉不如吾好穿鑿也克明俊德允執
其中是書教之大目審是等語而已古今論篇真實
辨序書生常談無用今日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閑卷

說中思無邪而德明矣可怨而怨時中也子夏所謂
禮後作了真所謂切磋琢磨是占人解詩本領區々
何論字句間一陰一陽之謂道可潛而潛可躍而躍
以陰陽消息觀人事進退要欲教人元亨如天兩人
如天而人始得為人也識甲者泥象數見高者陷神
理漉魚用筌象數可取無益於進退神陰人陽維一
而一陷則泥々則偏或至無用於人事亂臣懼賊子
懲春秋趣意說此而足禮或成漢人午前聖遺文蓋
亦居多何如不講儒人多不講禮老莊諸子或真言
可取然專之亦非儒人業如韓非則誤人害事孰言

人君必讀之書弗思之甚也廣知見於古今興廢勸
精神下忠孝事蹟史不可不讀也而今人讀之察皆
不過細憶其事以與人談之示自己彊志此而專之
非學問之道也况乎輓近穿鑿之書為永晝一冊驅
睡之具耳獲此珍之先生或惡睡乎蓋不欲夢見周
公也師已惡之弟子如何不然十三之經未解其
經走後人鑿書繩頸雖股終夜不寐以困無益不如
睡矣其僅知讀字作文不知世有人自謂英雄豪
傑我才足以名天下自高踰度自重過分斯子多是
村兒不里正之子則土豪之弟不然也亡命浪人不

然也庸醫子姓初識大成論句讀謂醫賤業也賤者
自士大夫之貴而言之不知今儒業賤更賤醫者人
間司命其有用于世天下莫急焉然不善之變自以
為是擲匕斡藥研使三世傳來藥籠卒曝骨董舖痛
夫揮扇子謳高砂浪士本色售儒敗俗不如售謳
之善乘邦之本之農不作田而作詩賣牛買刀脫鞋
贖袴頽然書生似士不士為商非商醫風凜
々農氣如生多是類寺院士輩其心以為天
下莫貴儒焉偃蹇睨世倨傲陵人蔑視王侯非毀神
佛甚至議國家事退而省其私治遊放肆

狂一斗倒壺非讀濂書鴻門之會劍舞驚隣其父寤
乏典聖經無忌憚就人借金假而不反曰四海兄弟
督債門急請俟得志他日大報入官儒門出身得志
祿不過數百石窮也已極
遇邈三三之旅三三蓬飛萍轉流惡四方書生道義
之尊變為蠹世敗俗之物豈可不謂大哀也哉要言
畢大息賈生傳來人息
繼世不絕

客又問曰今儒既得聞命古人何如曰見道者亦罕
矣大言以予所聞藤樹先生伊藤氏諸先數人而已但
聞藤樹學依王氏見何早也學宗舜須依孔子學孔
子須依子思惜矣哉大言其他如徠翁徒學則高矣博

矣未知心術何如及至近時豪邁磊落故縱輕薄之
徒駢轡嗣出儒人墜地弟子病不
能起不幸其能讀字世輒錯
呼為儒儒風之惡類靡爰極天運循環墜風將揚然
宿儒先輩毫無氣力天下無全
剛力識卑則外在內柔固不足
言識崇云者身無檢束事多脫畧飲酒罵人忘世愛
林要亦非真高也彼宜封要錢太守此當任完體將
軍假面弔喪債手屠猪其餘皆是飯囊肉袋大言噫世
無真儒也久矣佛士亦然教者溺論禪者墜空一心
三觀觀不得九年默照不放光替索大言日彌陀於淨
土秘密祈禱唯福其身念佛題目縱令有成佛之理

平生諸惡，奈恒沙之多，持戒不恭，點心一番，或盡三日之食，一粒米，如須彌律家之腹，亦大矣哉。嗟夫，三界萬靈，一切衆生，將欲濟之，度之以教，到于那宥光土，是教尊，大慈悲心，苦行捨身，博施濟衆，完舞子孫何物，殺身成仁，孔子今僧孰能此心，為心飽食暖衣，遊手居世，弗復如彼，既鎧二渡舟子，苦辛操掉，日濟千百人，若有功德之在，紫衣珠拂，美則美矣，記念圓頂僧，則僧也，半畝開田，與俗訟百八，煩惱與魔競，夫不立文字者，達广，別傳諸宗，僧侶今亦奉教外之教，一尺之書，或不能讀，繞以臆誦，先師口授經文，實為僧之

小僧鳴木魚而攻之可也 論語之論字，亦不識曰：儒者，我道之一教，何讀其書，未嘗省躬，在於君臣之懿，刑政之美，儒道感世中而浴於德之可仰，焉不養妻食肉者，總其道之制，非仙之妙听也。守之為僧，亦易々也哉。然次氏有言曰：皇國可稱神書者，三種神器是而已。三種者，即知仁勇乃，秋之莫如中庸者，善哉言乎。神之為神，豈異神乎？秋氏見之謂之，仙神家見之謂之神，儒者見之而謂聖，謂神佛亦在天地間，神亦在天地間，而弗得出於一陰一陽，闔闔呼吸外，使是一切衆生具仙性，而天下生靈備神理，神豈遠乎？仙豈

遠乎誠之不至德之不明卒終於遠也已儒人枳氏
無誠不明是心學不二講之所以行也國學者流亦
爾々考證穿鑿窮力訓詁神理則置諸度外善歌者
不復見感天泣鬼之誠但取風月之興古今詩人相
似近日詩風萎蕩纖弱輕薄讀之嘔吐詩志也詩人
胡不作吾詩曰唐曰宋見既早矣叟未與詩味便與俳歌者
流亦不甚異焉世有俳人者以國字屬聯句瓊々小
伎以為獲玄珠自滿自賢所謂天狗者井蛙未窺海若之家
其心以為治天下具之想宜哉其滿本係無才無識
不能讀字輩妄意援筆唯黃初學之句原無着落究

竟可解不可解物宜矣箇不可解人惡能為可解辭
如以不可解為可解天下何物無不可解夫俳句者
流自連歌而連歌原出於詩之聯句哉痔得車事愈
下得愈多宗匠門戶比學士高數等予每為貧書生
言之浩嘆聞前者愚輩相議為芭蕉建祠疏之于官
官令曰無功德於民者何用奉祀愚輩閉口而退然
其威行于世也上亦為之大夫亦為之而或聞有侯
而亦學焉豈不哀哉吐不可解之言受不可解之教
如得燭點○亦為得鬼首之思要被他人愚弄耳然猶
如古俳人之句較愈今詩人之不可解不可解人多

好茶事此亦畢竟不可解物客曰茶始何時史能識
否曰奈何不記談入港會有一丁男携落語標紙至
揖親方直向壁問麪看紙去客皆注目言如可茶扇
橋等彼亦明大人真落語家渠魁衆舌聒雜翁色甚
不悅數捻食烟且候舌定

風波稍定翁惶忙說出曰類聚國史云弘仁六年令
畿內及近江丹波播磨諸州植茶蓋此為始爾後中
絕至建久中秋采西自宋歸齋茶來種之于杭州振
脊山嗣種于梅尾種于宇治應安中 庶苑相國嗜
茶世於是乎咸尚之而 東山相公令茶人珠光者

講定茶儀及豐臣氏千宗易更修飾之爾時賢將
英帥亦咸為之然文室屏人限容以數蓋亦託以為
調密策之地非真嗜而樂之也玩物失志甚哉嗜之
溺者或至以身不換一器此徒徃々身死絕後爾來
世好之者皆溺焉善乎村瀨氏言膏澤之子籍以掩
其拙千金買一盒百金贖一甌互相銜誇其於品水
揀芽則蔑如也古人聞以茶今人以器真然矣今且
以今所觀而言之前人聞器今人聞利今稱茶人者
多類骨董家且聞以滋味飲食之徒君子鄙之哀斯
若愚以器誇人以鄙為韻親方促曰叟臨次快濡鬚

曰談熟矣請從大夫之後親方曰非敢後馬不進也
呼更為馬如々罵人之報耶々至 叟曰親字不可使坐隅何日而學耶曰不
 曾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
 親方曰去歲偶見繁昌記者作者曰靜軒信士彼何
 如人書是甚書叟西曰彼哉彼哉非信士也居士耳
 猶謂處士非仙家居士也彼則編號紙尾所謂此外
 相撲多有之之人那足掛牙且彼所撰事極猥雜文
 極輕薄是稗官者流之言如此也鄉黨自好者不為
 何況儒人何況君子非大學何本中庸何本經說子
 史之言以無用之文災有用之材豈止聖人之罪人

今儒人之罪人也弗知猥雜為醜弗知輕薄可耻方
 彼荷禪儒者更卑一等又人 閔彼某藩浪士不能筋力
 之勞以賣大福餅無口可糊故乃售似儒之業似而儒非者
 中南郭其實不能善讀字也况乎考證穿鑿要亦不
 可解人嗚呼噫嘻顧豈止彼儒如彼矣亦不可解仙
 如彼矣亦不可解真難解真難解天地雖濶何無一
 人可解也猛看一小廝走来呼叟曰家翁刺未乎晝
 膳將乾速歸叟顧曰歸去来今晝膳將乾起向親方
 曰一餐来勿退次親方 隨目之曰叟嘗為不可解談

◎ 墨水櫻花

江流一碧自西北來截界總武直走于海富士技雪
 于坤筑波挿玉干良千里隔空雪玉遙々相照是此
 間大觀也一船載酒宜乎觀月納凉固也宜于雪則
 平曠疎林宜于霜則渚葦岸楓寺宇叢祠宜于落葉
 之時風帆往來漁舟出沒宜于斜陽于曉靄綾瀨幽
 邃有宜聽蟲之名此江都第一勝地四時異景早晚
 改觀雨之淡粧晴之濃抹其奇其妙非吾拙筆墨可
 得而狀也伊勢物語云立江上而顧望則只覺來路
 之遠萬師促日且暮便上舟沒水靄莫弗人動悲意
 會見水鳥浴流鶯啞並紅問之曰都鳥是也悲意二

字索真可想曠原為都之後築堤植櫻漸為繁華今
 則罩上野架飛鳥山名如御殿山造置諸下流花時雜
 造亦復為江都第一若夫白小已孕新梅粧梅掃迹
 春風暢和薰暖困人數里長堤櫻花彌望淡々濃々
 雲暗雪凝偶顧西南則或訝風伯好事吹富岳千斤
 雪落來東橋至木母寺之間遊人如織只見筆蹟師
 匠率羣弟子童男童女一連數百徐福求仙藥于東
 海人間復見鬼子母神一人擊析爰以啟行行粧
 色皆戴剪花誠齋有句一人々挿一枝花豈為七百
 年前預寫此間風光乎兒女欣喜戲嬉忘飢絲々々

落花齊飛，蹀々與蝴蝶共一様。又見宮女結伴翠袖，披霞宮鬢，簇雲靚粧，服競冶，開妍各自窈比於我。
 中老尾上某侯女官見院觀花間，肚裏暗祈，撞着三外様男兒優人團十郎号三外又有擬大石義雄藩士輩，步々踉蹌扶醉於声妓之肩，楚声而歌曰：櫻兮櫻兮見詠歌，乳兮乳髮乳如麻，古色儒人腰佩瓢酒，冠者之背行厨任重童子六七行，詠先生惡詩，今様僧流身穿雨衣晴天雨衣各家瑞名袈裟，褚齊寧童之手上，人頭上飛花徒黏野合娘，從金夫之遊，田舎翁嬢為馬喰坊人導一日遨遊，蓋延百年性命，子母錢商亦不得不為珠盤珠外之遊，驟見

人羣狼狽兒女滾倒，一道黃塵，眯人眯花，鞭場珊瑚馬噴珠玉，馬乘袴跨人燕尾披飄空，則何藩殺風士輩狂奔躍馬也，礼云入國不馳，又云塵不出軌，非走火也，非報急也，然使人觀花於鞍馬間，使花没乎黃塵，哀甚哉，無情花其謂之何，併藩士爛醉，先生惡詩花兒絃歌，並此間殺風景也，花兒隊々循行茶棚，強鬻絃歌，隨遣隨來，如掃落葉，圍花繞花，茶竈歲增鹽櫻花湯，妙解餘醒，新製櫻餅，壓倒炙團粉，古風味，古人亦言團子貴於花，况肉乎，况酒乎，飢與無錢花亦頗觀是屠沽，所以日益繁昌，條鯉玉鱠，一日傾万孟

盤墨水酒名清醪一刻倒千樽。觀花料錢百萬擲於此。烏居士嘗謂使花有知一客數錢必撒之稅。青年妙齡既醉以酒將更飽花於北里之月貴神速也不筭橋場渡錢二文花時增五四十八錢故買渡艇神逝骨顛促篙師云日且暮一葉快刀向渠爭先莫人弗動喜意喜意二字繁華可想嗟夫使中將遊乎今繁昌地何如動悲意來何覺來路之遠

友人文軒觀花一絕云玲瓏世界玉乾坤千斤銀葩風裏翻略記去年寒岸上扁舟醉雪倒芳罇阿漕道人有墨陀八詠其月夜云早起上堤難買醉畫行多

伴攪吟思不如獨夜江天月有酒有詩花始奇梅庵主人木下水神森在木母寺一律云獨避長堤塵跡喧社頭藉草坐黃昏波光遠映垂楊岸人影遙連古寺門烟抹紅雲雲十里風飄白雪雪千村模糊春色難描就欲喚扁舟游水源

勝地自古罕佳作矣听錄數詩雖佳作乎亦為足妙寫其勝云世間言之蓋亦惡詩自花言之蓋亦殺景雖蓋然乎居士素不解作詩則果惡果殺未知其何如弟欲借此以補予拙筆寫勝而寫不足粧景而粧不得吾果惡吾果殺者也

木母寺有一墳墓世傳梅若者以某年三月十五日
死于此所因葬焉乃是日雨則都俗謂之淚雨作隴
道人有詩云梅子塚前春欲空落花泥滑一堤風流
鶯尚似傷當日數轉聲寒淚雨中或云梅若者非公
子而世所謂云々者全非

瀕江多別業曰何隱居曰何園莊鄰園多屠沽曰何
亭曰何樓居或名樹園或名花香醪以名奇羹以名
木母寺存梅兒名蹟三園祠尚其角非數名題長命寺
門始闕櫻餅之名秋葉社庭占名楓葉之秋鯉也水
晶魚也皆此江之名物白鬚叢祠牛頭天殿並此間

名所也昔者秦始皇好名自琅琊立石明得意來立
石記德和漢一同世以為風一鄙人謂予曰近年在
々石塔殊多可供一濠石生而無疵斧斤琢之沙石
磨之穿鑿鐫字破其天真勒吾得意以存名于不朽
顧不亦似世之穿鑿學生耶非欤穿鑿自毀不復似
古之學者琢磨以德而養其天爵居士云欲二大石
記得意一以建之于富岳頂上一以投之于東海淵
底無錢未就可嘆哉雖然此石也此居也此樓此園
是亦繁昌餘波漸此濱耳

街興 附指牙松

前人有句云前雁高鳴後雁低高低相喚度長堤唯見尻動不見脚動使人無足而飛行于天街者街頭肩輿是也其雄奔羣集中巧避妙讓肩以撲群真上虛邑縱矢追焱奔逸絕塵衆皆仰尻瞳焉不知都人奔事何多如此何急如此東郭西橋奔走如烟南坊北街經緯如織士而不馬借此急脚上何憂事僧而不錫買此急尻參何法會買尻借本橋夫貴駿足也後夫凶也以百步笑五十以軼前輿為雄走而禪解則身走手結雖慣猶妙或蹶滅趾躡血雄走不遑拾爪其家計程定值雖此駿足非特貴也值同尻異閱今以

駿鳴者曰赤岩曰十字曰何曰何駿相軋云城門店戶間閉有限毫厘之差或致千里之謬乃兩肩四脚外更加一肩更增四脚數里一瞬刻期往返此則與彼大儒肩輿徐而叱者異焉客以快為妙且有轎夫擇繁雜康莊呼斗鬻之本無定值如遇野夫值低約駿走數百步脚力漸軟有遠客自中促然脚愈緩曰官欲疾請益些值客曰唯蓋之益脚便健矣未數十步復緩又請曰諾之便數步又復請客不肯矣夫乃弄之曰官富貴何論些錢走閱走字言得君子周窮不繼富惠客怒曰自此下步夫不敢許假怒激爭住輿不動莫往莫來

惟悼客不知所為竟聽焉脚即健極健詩所謂其虛其
邪既亟只且者轎夫有為記曰元祿年間官始許
民輿行然其數僅百自非老疾病客不許妄載爾後
漸感有命停之夫輩暴失產途多乞兒官愍遂
復前律事在享保九年天保之今於斯為盛此亦繁
昌之一肩何物與之肩隨猪牙船是也
無足而行非輿則舟然館船屋船並水遊之具行則
行非飛也頃頃齊飛猪牙是也飛則飛然水陸之異
彼安此危脚亦較讓一步是以居第二流猪牙何蓋
以形名之而其步則兔兒走波也似右兩國絕深川

踰淺草達墨河泛々其景中心漾々肩輿則兩尻四
脚猪船則單櫓双臂其用半彼其飛與之上下如三
三之何必肩隨因憶所雀閱一船兩櫓往時無禁乃
都人舟行非取急而故二三之數櫓偕下徒聞豪華
院本吉原雀曰二挺建三挺建都俗數櫓前日可證
館舫者本富豪之物且其用槩限烟火納涼之節屋
船之用特居多于花于雪于月于虫浮於墨河掉於
綾瀨本所羅漢龜戶天神載絲竹以行若佃島若木
場或換釣舟之任納涼烟火固其職也若夫納涼烟
花之盛船料踊貴不啻三倍茶船任舟於鳥乎出而

充遊船之役，然猶非吾貧諸生所買及生們陸沈親當西伏皮矢石間，不能橫觀賦詩也。噫！館屋遊舟之華，茶任漕船之豐，人皆以知都下繁昌，或不知屎舟糞船大且多，而繁昌胎乎屎糞，一日百漕送之郊野，宜哉環江都數十里之田，土賦穀膏宜矣。武江水族肉肥味厚，實係屎汁浴湯餘流所浸，因思人之生於繁華地方，唯知屎溲為糞，未知所謂茶蓼朽黍稷茂，腐草以糞田疇，且至寒鄉僻地，浴湯百洗，須垢浮臍流取以代糞，苦哉稼穡之勞，一滴一粒民之血汗，天下農之為生也，所受田率不過五六反。

和俗謂三百步
日一反

稻麥外且菽且菜，代稼更穡，寸盡地力，自苦不給賃人傭馬，不但此而已。土國城漕加以徭役，噫！以此苦以此勞，卒歲之收不過十金，以此養父母，以此衣妻孥，口腹何以得飽，四體何以得暖，人均噉此苦，孰肯恣宴樂，取急肩輿，猪舫安然上之，無足而飛無翼而翔也。雖然繁昌土人亦不無以弗知為貴之理，若使人々知之，輜夫尻瘦，舟子腰細，且何以見繁昌腐儒或不合此味，談古非今，說常苦，寔漢上老人今尚徃々有焉。醫原走病急於拯人，不得不興也。儒走說書，抑有何急于嘗聞有醫者，陸未聞有儒者，陸

業經者名為陸 禮云不聞性教為之本非也藻上 况更與以華

之六十杖于鄉未聞與于國禮不下庶人 徒有緩急之異

亦不謂不出一轍述夫子不徒行從大夫之後也今

儒人異此甲急於取威乙急於取錢孟軻數乘 儼然每說

農邦之本然向此問之云我不如老圃四餅下劫 吁其謂

不如固是矣但農之為農田之為田舉以說農可乎

記問穿鑿以為諸侯之師舒々叱々與以啓行豈不

聖人之罪人乎居士竊恐先生子孫五百歲之久生

無足而乞食于道路

郭門識空輿轎夫苦之間債行人載以出入乃予所

往典舖小厮嘗誇諸予曰無足而飛錢之所能吾儕

每々無錢而乘而無足而飛是非君等所得而能也

予應之曰無錢而置外府令君等主其管筭孰與子

所能之難伴頭在傍曰是故疾夫佞者

三蹊樵夫有詩曰轎夫生計者可歎赤脚奔暑還踏

寒一醺先憑麴士力那厭磽确行路難家無一物心

無累無物無我意自安載得輿中爛醉客醉客全忘

父兄責餉々睡熟夢方濃睡者不知搭者役役夫長

醒醉客夢為憐醉客擲金帛轎夫能守寒素即一禪

一笠以孤路惟酒忘憂心知足名利常笑世成癖不

辭兩雪，嘗苦辛。昇去，昇來，手足龜前者，高呼後者。答
半世肩頭送此身，一双芒鞋三尺泥。自道嚙肩人莫
悽，君不見百般塵緒人海巷，蹉跎轉輒優齒臍。
嘗讀隨園轎夫詩，妙寫其樣。今記樵夫一篇，可謂亦
能寫矣。因偶得一詩，自知惡詩殺景，金玉在前，沙石
在後。前雁是高，後雁是低。
曉鴉割愛，天將明，柳枝風冷，拂霜晴。轎夫不管別離，
切雄奔，叫得新雁聲。昨夜蕭郎喜健脚，今朝翻是恨，
快行郎心軟弱夫，脚健森風早已過，數程四肩却給
醫門，彼万病候春，八脚忙扁鵲。纔試輿中，羨侯門獲

車睡輒驚一帙方書，兩口，劔青囊，紅菓併盈，轎夫
思昨流落，妓纖手細腰，昇得輕輕重，難辭客難擇，載
鬼囊，尸走縱橫，儒人雖輕，却若重，不重不威，學不精。
先生在，爽何所見，不見忠信，唯見名虛，名已高，利未
實，自覺不如扁鵲，榮一妾安，瞻慰老境，万鍾未足飽。
私情憶昔，青年割愛，日不似白首窮，聖經家姬何如。
院妓好吟，我爭似新雁，鳴名利男女，百般欲，先生窮。
有愧，轎生轎夫，不解百般欲，胸眼之塵，一掃清人間。
苦樂知多少，半肩輕擔，代躬耕。

西洋人同狀如猿而能察人事朝鮮、珊瑚、蛇長四五尺廣三尺余漢土、玳瑁、竹飛州

魚尾竹、武州、蔓鳥頭、蠻產、堪達爾汗、金龜城州產色如黃金、黃猫

朝鮮產大如犬而毛色如金其他品物一時雲集其數凡七千餘種乃坐

而目之指而弁之非這繁昌都內為得非這太平世

為得不亦一大奇會哉要亦係會主厚志於其學之

所致然且不與彼書畫會同其實者思將欲用此藥

彼病而然欵何但此而已七千藥物如能辨其主治

而本草者則本草又不與彼橐駝師同其樣也儒病

佛病無不藥焉會主者誰吾友春水福井氏

春水米數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初篇多記名物而訛

亦甚多予笑曰吾非本草家又非橐駝師訛宜然矣

會一友人善文者至亦難予曰苦矣子之文之孟浪

字漢而文之不漢予又笑曰倭人為漢不為漢者固

其所也居士者日本人也學聖人之道不學漢人之

文區々曷為必漢文為我文而已吾決弗能如兄等

為真漢文偶然得意偶然走筆我慰吾為耳前日一

友亦言觸國觸人者蓋亦不少然予豈有意於觸

而觸乎亦偶然爾我非為觸而人以為觸雖則觸奈

觸哉且思其無所病焉有所觸有其所觸必有所病

也古人言石猶生我居士諱言幸得藥其病雖世有

病我言者我何病乎二女笑而去

堯庭生草周田長木太平之澤草木繁滋呈奇狀技
異樣世有所從尚矣寬政年間世甚愛百兩金寸莖
千金不啻百兩金今日好萬年青都下皆是也閔去
年紀州人攜一異莖來莖大如箸上頭半白初鬻之
十金未數日又轉賣之七十金既而或乞以百五十
金買之其人不許獻之於一大諸侯而得三百金云
思夫自非繁昌間藁駭與太平世侯安見彼賣此買
之若^キ是乎可謂箇道太平之萬年青矣

江戸繁昌記二篇終

